



边看边聊

《红楼梦》常用散碎的笔法描述重大的变化,如果不注意,淡淡的就过去了,甚至会疑惑:作者写这些琐事干什么?如果看明白了,那真是步步惊心。譬如第七十六回写荣国府的中秋节,种种预兆,表明那是贾府全面崩溃的前夜。

中秋节前几天里,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是抄检大观园。事情的起因,是贾母房里干粗活的丫鬓傻大姐在大观园的山石上,捡到一个绣着色青春宫图的香囊,正好被邢夫人撞上了。邢夫人把香囊封了一个袋子,叫亲信仆人转交给了王夫人。

这事情让王夫人非常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邢夫人虽然是大太太,却并不管事,荣国府的内部事务,是二太太王夫人带着王熙凤在掌管。春官香囊这类玩艺儿,在富贵人家并不是什么稀奇物件,不过是上不得台面而已。而一旦邢夫人郑重其事地把它转交给王夫人,却构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指责:大观园里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东西,这家是怎么管的?!

在这前面,邢夫人到迎春房里,还借题发挥,痛斥贾链、王熙凤夫妇,“一对儿赫赫扬扬,两口子遮天盖日”,非常气愤。贾链是贾赦的儿子,他们夫妻本是长房的人,却和“外人”贾政、王夫人站在一起。在邢夫人看来,长房对荣国府失去控制权,他们俩是罪人!

当时邢夫人袖子里就藏着那个春官香囊,她已经决定把它当一个武器来使用。

我们需要注意到:邢夫人原本是个没主见的

那个中秋,大厦将倾

骆玉明

人,现在,她变得主动而富于进攻性,这背后有贾赦的影子。

这件事继续追究下去,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按照礼法常规,荣国府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长子和爵位继承人贾赦。荣国府的现状,不仅是因为贾赦只知享乐,在政治上没有能力,也是因为他的续弦邢夫人的家族势力单薄,不能给贾府提供任何支持。而二房王夫人的家族声势煊赫,贾府不得不依赖王府作为支撑,这才导致了贾府内长房与二房关系的错位。

贾赦好色,喜欢在屋子里跟小老婆喝酒,生活也是蛮有情趣的。但贾府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的享乐生活逐渐难以维持。贾赦把女儿迎春许配给下流不堪的孙绍祖,据孙绍祖说,就是用来抵债的。在这种危机状态下,贾赦夫妇开始重新看待荣国府的管理权。是的,有一日树倒猢狲散,哪个猢狲能抢到更多的果子?这是现实问题。

因为贾赦拥有特殊的身份,他如果对现状不满,足以挑起冲突、引发混乱。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才能理解荣国府深刻的内部裂痕。

王夫人本有整肃大观园的念头,她也需要回应邢夫人,于是演出了自己对自己抄家的丑剧。

抄到头脑清醒的三小姐这里,探春从一片混乱中看到了贾府败落之势的到来。抄家的日子会有的!三小姐悲哀地说道:“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第二件事情是连着发生的。抄检大观园的第二天,王夫人在老太太房里,跟她说江南甄家前不久被朝廷治了罪,抄走了家产,甄家的人也被捉拿回京治罪。这

甄(真)家跟贾(假)家被小说作者设计为一种镜像关系,所以贾府虽然表面看来依然是富贵气象,骨子里实已是危机重重。当时,尤氏进来,贾母问了凤姐和李纨的病,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日赏月是正经。”虽然,兔死狐悲,甄家的事在贾母心里投下了阴影,但节日还是要好好过,总不能自寻丧气。她是老人,中秋也是过了一个便少一个。

中秋夜,贾母拜了月,一家人在大观园山脊上的大厅里摆开宴席,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花

停在谁手里,谁就讲一个笑话。很热闹也很温馨的样子。

先是贾政说笑话。他讲一个男人怕老婆,因犯了过错,被罚给老婆舔脚。让贾政讲这个笑话,也是作者的精心设计。这是一个趣味很低的恶俗的笑话,它正反映出,贾政虽然从小也刻苦读书,做了官也喜欢附庸风雅,而且还养着些清客,可是他内心并不懂得读书的乐趣,也根本不懂笑话的价值在哪里。

后面写到贾环写诗,引起贾政的不满。这时贾赦把诗要过来瞧了一遍,却连声赞好。整部《红楼梦》说到这里,从来没有提起这位大老爷对诗有任何兴趣,他的性情和为人,和诗也隔得很远,怎么会评论起诗歌来了呢?他只是要跟贾政过不去。

贾环诗中有不属读书的意思,这其实也是老套,贾赦就借此发挥,说这诗写得“甚是有骨气”,“竟不失咱们侯门的气概。”他还拍着贾环的头,笑道:“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袋呢。”

对荣国府的世袭爵位,贾赦当然有很大的发言权,但这终究是整个家族的大事。要选出一个继承人,贾赦自己就有嫡出的儿子贾琏;即便转到二房继承,那么序位在前的,也应该是年长和嫡出的贾宝玉,无论如何轮不到贾环。贾赦的一番话,根本的意义在于强调自己的身份。言外之意,荣府的一切,应该由他作主。

这里用一些琐碎的情节写了贾母的两个儿子。一个很笨,一个很坏。家族衰败,无人能够振作,生下儿子不如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贾母让贾赦、贾政和贾珍等人先退出了,留下的都是些女眷,众人团团围绕围成一圈。贾母素来喜欢热闹。这时往四周一看,感觉比往年少了好些人。

薛姨妈和宝钗、宝琴姊妹二人都不在。因为薛宝钗搬出了大观园。好好的住着,为什么搬呢?就是因为抄检大观

我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基本没有独自出远门的可能了。幸好他们思维尚清晰,每一天在家看书读报做家务。

农历已是立春时节,二月,万物刚刚苏醒,花儿并没有绽放,草也没有绿。二月,二月的春风似剪刀,尽管如此,经历了漫长的冬,仍旧值得出门感受一下早春的气息。

妈妈是特别有童心童趣的人,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也热衷于学习和接受新生物。我告诉他们,开车去远郊兜一圈,踩踩泥土,沾沾地气,大自然的能会有益健康,这正合了他们的心意。还没等我收拾好,他们已经等在门外。

马路上的人并不多,交通一点也不拥堵,车一路开到青浦淀山湖区域,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现代化的农村处处都彰显人性化的设计:在高速公路的附近,间隔有小型的停车场,备有专门为绿色能源汽车充电的充电桩,也有湖旁供游客走路的步行道,湖边还有少许供游客坐一坐的石头凳子,真是很体贴的设计。

湖面很空旷,风大,尽管有暖暖的太阳,明显感觉比市区冷,除了我们几乎没有游客。在风中,有一个老婆婆,瘦小的样子,看上去和我妈妈差不多岁数,她头上裹着头巾,挎着一筐绿色蔬菜,地下还摊着一些芋头。看见我们下车,她用青浦的土话叫唤着“来来来,新鲜的草头,带点回去吧,三块钱一斤两块钱一斤。”

我走过去看看,哎呀,这么新鲜的草头竟然这么便宜。我心里想着,先去湖边走走,回来的时候给外婆一点钱,我顺便买一点草头回去。我带着父母顺着湖边的步行道往前走,约莫半个

小时后,我们返回。

待我返回,并不见了外婆的踪影。我四处张望也没找到她。想必是二月的风太冷,又没有人买她的菜,她一定去别的地方了。

如果我能够买外婆的一点菜,她就能够收获一份劳动的喜悦,至少她站在二月的风中,不至于觉得寒冷,也不至于让外婆失望而归,我心里懊恼不已。

风一阵阵吹着,空旷的淀山湖上激起了阵阵波浪,时光一刻也不停在流淌。

曾经有一个中年男人追忆他的亡妻。多年之前他们到欧洲旅行,孩子大了,经济条件也好了,他给妻子买了一条漂亮的爱马仕围巾,妻子爱不释手。回家以后妻子一直舍不得穿戴,说以后有重要场合再拿出来。再后来,妻子因为疾病去世了,整理她遗物的时候,那条爱马仕围巾包装还是完好的,橘红色的包装盒上的蝴蝶结依旧是当年从爱马仕专卖店买回来的样子。

人生就如同一个个的驿站,有一些事,我们来不及思考也来不及实现,转眼就成过去,耽搁一下或许并没有未来,或许就是一份遗憾。

所以,趁着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你一定要多抱抱她并且告诉她:孩子,因为你的到来,让我们如此幸福,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我们会一直爱你。趁着我们自己还年轻,你要告诉你的爱人:此生,我们爱得远远不够,我们要相约下一辈子携手同行。趁着你的父母健在,你一定要抽空去看望他们,多陪伴,倾听他们那些絮絮叨叨的诉说。

早春二月

汪芳

鸳鸯湖

蔡旭

世上的鸳鸯已很少见。它们是不是都跑到贵州南江大峡谷来了?

一个十公里长的鸳鸯湖,足够容得下千万对鸳鸯。成千上万野生鸳鸯的到来,足够给高峡平湖命名。

这里绿水青山,风和日丽,风平浪静,水波不兴。

况且夏凉冬暖,最适合生长温馨的爱情。

这一天,我乘着游艇在湖上游览。

一大群鸳鸯在湖上掠过,惊喜一船的呼喊。时而蜻蜓点水,时而蝴蝶翩舞,时而展翅飞翔。

一个多么幸福的世界,一幅多么美满的图景。这时,我才醒悟它们是会飞的。

是的,没有翅膀,怎能冲破牢笼,一遂自由的心愿?

我偶然瞄了一眼身边的人群。不知为什么,大多同我一样是单身而游。另一半未到,不知是没有机会,还是没有意愿。

同游的人,都把这里作为徒步南江大峡谷的终点。

来到这里,或许,只是为了羡慕别人的恩爱。

或许,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夙愿。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秋醉(摄影) 郑峰作

趁着学校的秋假,探访了洛城最神秘的博物馆:侏罗纪科技博物馆。

几乎所有网站都建议去之前不要过多搜索,我听取建议,于是乎,刚走进这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时,我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乍看起来,除了不许拍照之外,该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差别不大,正儿八经地陈列着展品,每个分馆都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你拿起老式的听筒,听取他们的生平,而后坐在沙发椅上费心理解他们剖析世界的理论。

这些才华横溢的历史人物有时候会转型,比如在一位俄国小提琴家的展厅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亲手打造的精致微雕,绣花针上的拿破仑,栩

栩如生,令人叹服。

慢慢的,你开始起疑,倘若这些人这么了不起,为何你从没听过任何人的名字或理论?为何这些人大多是移民(来自阿根廷,希腊或俄国)?到了展馆的尽头,你还会目睹历史上的“迷信”,好比婚礼当天新郎的一只鞋子必须松散着鞋带,不然婚姻就不会稳固。这些“迷信”都引自古老的“科学文献”,然而多数文献你都闻所未闻。

是离开博物馆以后,我才开始在网上探寻我的核心疑问:这些“科学家/艺术家”乃至“理论/展品”,究竟是不是杜撰出来的?

这个无解的质询就是侏罗纪科技博物馆的魅力所在。

当一位作家朋友首次为我描述该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想

起了朱岳、博尔赫斯以及卡尔维诺的小说。在朱岳的短篇《关于费耐生平的摘录》里,这位热衷于无用发明的“科学家”费耐给了我无穷的快乐,好比他发明的正向时间机,该

私人博物馆

钱佳楠

机器到达未来所需的时间恰好等于未来本身到来所需的时间。在侏罗纪科技博物馆里,我仿佛看到了费耐先生的无用发明被展示出来的可能,也遥想着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乃至卡尔维诺整个“宇宙奇趣系列”。

这样的博物馆带有私人性质,不同于大都会、卢浮宫那些陈列人类文明结晶的大型宫殿,它们展览的是个体的“癖

好”。圣路易斯有座著名的城市博物馆:创始人鲍勃·卡西利最初买下这座倒闭鞋厂是为了展示自己古怪的爬行或水生动物雕塑。而后,他把怪癖和孩子们的探险精神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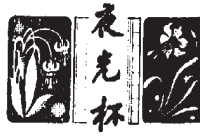
在这座迷宫般的博物馆里,不同的楼层之间由洞穴、扶梯、滑滑梯、渔网等连接起来,孩子们戴上有夜灯的头盔、护膝、护肘,纷纷消失在这些密道里,迎接他们的是隐藏着的海龟或章鱼的雕塑。我虽然没有去过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但想象那些展品是对帕慕克小说中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惦念,一如这对恋人的对话:

“爱情就是,英颂在公路、人行道、家里、花园和房间里悠悠时,在茶馆、饭店和家里的餐桌上坐着时,看着她的凯末尔所感到的一种依赖的情感。”

英颂会说:“嗯……回答得很好。那么看不到我时,你就不爱了吗?”“那时就会变成一种糟糕的痴迷,一种病态。”(帕慕克《纯真博物馆》)

不是所有人都欣赏这种“痴迷”和“病态”,就好比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天津瓷房子的美学,都能欣赏洛城“华兹塔”对西班牙雕塑大师安东尼·高迪的看似拙劣的模仿。我常把造访私人博物馆想象成去陌生人家做客。上学期,我们在一位教授的家里开派对,意外发现他把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挂在厕所里!这种发现似乎让我们窥见了那位教授不为人知的一面。

很可惜,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每次做客都有这般的有趣的发现,这也是为何私人博物馆如此弥足珍贵。



七夕会